

陈 来 著

宋明儒学论

陈平原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 来 著

宋明儒学论



陈平原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明儒学论/陈来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309-07374-4

I. 宋… II. 陈… III. ①新儒学-中国-宋代-文集②新儒学-中国-明代-文集
IV. B244.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2262号

本书原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三联人文书系”之一种,以书名《宋明儒学论》出版,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宋明儒学论

陈来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陈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4.75 字数108千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374-4/B·356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本丛书原为陈平原先生应香港三联之约编就，并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反响颇佳。因为发行等方面的限制，丛书少为大陆读者所见，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蒙香港三联授权，我社今特推出简体字版，但愿对大陆读书界是一种补偿。

陈平原先生曾为本丛书香港三联版撰有总序，略述丛书的编选宗旨和出版的因缘际会，无不精妙绝伦，现移用原序中若干隽语，以为简体版弁言，希望于读者诸君有所助益。

“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专著’不同”，陈平原先生坦言：“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前年撰一《怀念‘小书’》的短文，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外行人以为，书写得那么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其实，有时并非工夫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只是风气已然形成，身为专家学者，没有四五十万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关于该丛书的编选，作为主编的陈平原先生认为，“与



其兴师动众，组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经由一番认真的提名与票选，得到一张左右支绌的‘英雄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以他的眼光、趣味与人脉，勾勒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某一侧影。若天遂人愿，旧雨新知不断加盟，衣食父母继续捧场，丛书能延续较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图景’会日渐完善”。

关于丛书的编选宗旨，陈平原先生有三点说明：“第一，作者不限东西南北，只求以汉语写作；第二，学科不论古今中外，目前仅限于人文学；第三，不敢有年龄歧视，但以中年为主——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历史原因，选择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者。”

于今，陈先生的宏愿，经由我们的“加盟”和大陆读者的捧场，可以说已部分得以实现；无论如何，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点传薪的工作，也是复旦出版人的志趣所在。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

小序



香港三联书店要出版一套“三联人文”书系，每本书由作者选其若干研究论文，主编邀我参加其中，我便应允了。不过篇目之选，并不容易，我考虑之后，选了六篇。

我的研究领域，从学科来说，是属于“中国哲学”。而我所研究的历史时段，虽然也包括古代和现代，但究竟以近世为基地和主干，故本书所选收的论文，以宋明儒学为其主题。由于我对宋元明清理学的研究，以朱子学、阳明学、船山学为主，故本书的《朱熹淳熙初年的心说之辨》、《王阳明哲学的心物论》、《王船山晚年的思想宗旨》，即分别相应于这三个方面，而突出其哲学的研究。

事实上，所谓“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在对象和方法上，都不限于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包含略广。如本书所收的《李延平与朱晦庵》属于道学思想史的研究，《宋明儒学与神秘主义》是比较宗教学取向的儒学研究，而《王阳明与阳明洞》则是考证的文章。由这几篇可以了解我的宋明儒学研究的一些其他侧面。

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无论从哲学的研究，还是从其他取径进行的研究，本书还无法反映我对宋元明清儒学研究的全貌，更不能容纳我在古代思想和现代哲学方面的研究，但这些论文，在彰显我的研究的特色方面，还是有代表性的。

2008年5月于北京

目录



小序 / 1

李延平与朱晦庵 / 1

朱熹淳熙初年的心说之辩 / 31

王阳明哲学的心物论 / 51

王船山晚年的思想宗旨 / 73

宋明儒学与神秘主义 / 99

王阳明与阳明洞

——王阳明越城活动考 / 129

作者简介 / 143

著述年表 / 144



宋明
儒学
论

李延平与朱晦庵



朱熹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见李侗于延平，延平告以儒释之辨，此后年岁之间，朱子颇味延平之言，渐觉禅学之非，而立志归本伊洛，此一过程及相关事实考辨，我已有文为之详述¹。本篇则专论朱子与延平授受渊源与思想关系，故以《延平答问》为主要材料。按《延平答问》为李侗答朱熹论学书，其第一书在绍兴丁丑（1157年）6月，时朱子二十八岁，尚在同安为主簿。以其书中之语观之，并非延平与朱子初次通书，以此推知，在此之前延平、朱子之间当已有书。朱子绍兴癸酉（1153年）见延平，时二十四岁，李延平卒于隆兴元年癸未（1163年），时朱子三十四岁，两人交往近十年。即使自绍兴丁丑至癸未计之，亦近七年之久。李朱在此期间的思想交往，对朱熹思想发展影响很大，对李侗晚期思想也有重要意义。本章因站在朱子思想研究的角度，注重丁丑戊寅之后朱熹所受李侗的影响，以及朱熹与李侗思想的差异和此种差异在理学史发展中的意义，故对延平晚年思想因受朱子之刺激而发生的变化不予讨论。

一、道南之传

李侗字愿中，福建南剑州剑浦人，因久居延平，学者称“延平先生”。“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李氏出豫章罗氏”²，李侗是朱熹早年最重要的老师。

李侗曾从学于罗从彦（字仲素，号豫章），罗从彦为

1 朱子此一期间之思想研究，还可参看钱穆所著《朱子新学案》的相关章节。

2 刘将孙：《豫章稿跋》，《李延平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程氏门人杨时(龟山)的高弟。《宋史·罗从彦本传》：“罗从彦字仲素，剑浦罗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继。从彦幼颖悟，不为言语文字之学。及长，严毅清苦，笃志求道。徒步往从杨时受业，见三日，即惊汗浹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时弟子千余人，无及从彦者。尝讲易至乾九四爻，告以曩闻伊川说甚善，从彦即裹粮走洛，见而问之。颐反复以告，亦不外是。乃归卒业，尽得不传之秘。”朱熹也说：“罗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学于龟山杨文靖公之门。”又说：“初龟山先生倡道东南，二人游其门者甚众，然语其潜思力行、任务诣极如罗公者，盖一人而已。”¹龟山亲学于程颢、程颐，当其归家时，程颢尝曰“吾道南矣”，寄望颇殷。政和初龟山为萧山令，罗从彦已四十一岁。“徒步往学焉，龟山熟察之，喜曰：‘惟从彦可与言道。’”²《宋元学案》称：“往洛见伊川，归而从龟山者久之。建炎四年，特科授博罗主簿。官满，入罗浮山静坐。……先生严毅清苦，在杨门为独得其传。龟山初以饥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从此悟入，故于世之嗜好泊如也。”³罗从彦虽亦亲见伊川，其学问宗旨毕竟得于龟山杨氏，故《宋元学案》虽称其为程杨门人，终归之于龟山门下。而后来竟有“南剑三先生”(杨时、罗从彦、李侗)之说，以罗从彦独得杨时真传而再传于李侗。

政和末，李侗从学于罗从彦⁴，其初见时以书谒，略曰：“先生服膺龟山之讲席有年矣，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性明而修、行完而洁，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凡读圣贤之书、粗有见识者，孰不愿得受经

1 《朱子文集》(四部丛刊本，下简称《文集》)卷九十七《延平李先生行状》。

2 《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黄百家按语，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二七七页。

3 《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一二七〇页。

4 《罗豫章集》，《年谱》，丛书集成初编本。



门下，以质所疑！”¹罗从彦对李侗也颇器重，其与陈默堂书云：“承喻‘圣道甚微，有能于后生中得一个半个可以与闻于此，庶几传者愈广、吾道不孤，又何难之不易也’，从彦闻尊兄此言，犹着意询访，近有后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锐，曾以书求教，趋向大抵近正。漫录其书，并从彦所作诗呈左右，未知以为然否。”²李侗从学罗从彦后，颇守其传，从彦孙罗博文与李侗往来甚多，对李侗之学很为推崇，亦言“延平先生之传，乃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学，源远流长”³。绍兴二十八年戊寅正月，朱熹自同安罢归，经延平再见李侗。不久朱熹与范如圭有书，中说：“李丈名侗，师事罗仲素先生。罗尝见伊川，后卒业于龟山之门，深见称许，其弃后学久矣，李丈独得其阃奥，经学纯明，涵养精粹。”⁴这也表明，至少在绍兴末，李侗的洛学渊源差不多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李侗死后，朱熹为作行状，其中更强调李侗在洛学正传中的地位：“已而闻郡人罗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学于龟山杨文靖公之门，遂往学焉。”“从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⁵

朱熹曾概述李侗的学问思想：

讲诵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如何，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于是也。盖天下之理无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则凡出于此者，虽品节万殊，曲折历变，莫不该摄洞贯，以次融释，而各有条理，如川流脉络之不可乱。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细而品汇之所以化育，以至于经训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无一

1 《初见罗豫章先生书》，《李延平集》卷一。

2 《与陈默堂书》，《李延平集》卷四。

3 《李延平集》卷四。

4 《文集》卷三十七《与范直阁》。

5 《文集》卷九十七《延平李先生行状》。



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养益熟，精明统一，触处洞然，泛应曲酬，发必中节。……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又尝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苟免显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尝曰：“今人之学与古人异，如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不然，子贡何以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耶？”尝以黄太史之称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云者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尝讽诵之，而顾谓学者曰：“存此于胸中，庶几遇事廓然而义理少进矣。”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见其为一物而不违乎心目之间也，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则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尝语问者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其开端示人大要类此。¹

根据朱熹所说，李侗学问大旨有四，即“默坐澄心”、“洒然融释”、“体验未发”和“理一分殊”。只是，在这几个方面，李侗自己的表述和侧重与经过朱熹精心调整而加以细微改变后的表述与侧重有所不同。我们将在下面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二、体验未发

李侗一生得力处在“静中体验未发”。《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²，程颐与其门人

1 《文集》卷九十七《延平李先生行状》。

2 《中庸》，第一章。



吕大临、苏季明等曾多次讨论过“未发”与“已发”的问题，但关于未发已发的心性论和功夫论意义，程颐曾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而且这个问题在程颐思想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二程高弟杨时则把“未发”的问题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他说：“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执之？惟道心之微而验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则其义自见，非言论所及也。”¹又说：“《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意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²由于杨时重视喜怒哀乐未发时的体验，所以强调“静”的功夫，他说：“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³罗从彦学于龟山，深得此旨，“建炎四年特科授博罗主簿，官满，入罗浮山静坐”，“先生严毅清苦，在杨门为独得其传。龟山初以饥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从此悟入，故于世之嗜好泊如也”⁴。罗从彦入罗浮山静坐，并不是坐禅入定，兀然无事，而是静坐体验未发气象。

罗从彦所以授与李侗者，亦正是“体验未发”。《延平问答》载李侗与朱熹书云：“某曩时从罗先生问学，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一及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⁵李侗初学时只是学罗之静坐，罗从彦告以当于静中体验未发时作何气象，李侗就此用力，一生未变。故朱熹于《延平先生行状》说：“先

1 《宋元学案》卷二十五，九五一页。

2 同上书，九五二页。

3 《寄翁好德》，引自《宋元学案》卷二十五，九五二页。

4 《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一二七〇页。

5 《延平问答》（下简称《答问》）庚辰五月八日书，延平府署藏版。



生既从之（从彦）学，讲论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如何，而求所谓中者。”¹而李侗用以教授朱熹者，自然是强调静中体验未发的功夫。朱熹答何叔京书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²黄宗羲也说：“罗豫章静坐看未发气象，此是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³这都指明，理学自二程之后发展至南宋初，以未发功夫为代表的内向直觉体验愈来愈占主导地位，事实上，二程之后，从杨时到李侗，理学的发展正是沿着这样一个方向前进的。

由于李侗承继了龟山门下体验未发这一传统，所以他一开始就力图把朱熹纳入到这一轨道中来。绍兴庚辰李侗与朱熹书云：

夜气之说所以于学者有力者，须是兼旦昼存养之功不至梏亡，即夜气清。若旦昼间不能存养，即夜气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的气象也。某曩时从罗先生问学，终日相对静坐。……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内求之静坐着如何，往往不能无补也。⁴

李侗所说的“更于此一句内求之静坐”就是指《中庸》首章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在他看来，《孟子》中所说的“夜气”也是指此而言。孟子说：“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

1 《文集》卷九十七《延平李先生行状》。

2 《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第二书。

3 《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案语，一二七七页。

4 《答问》庚辰五月八日书。



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¹李侗认为，涵养夜气即是中夜不与人物交接时的静中持养，这实际上就是《中庸》讲的未发功夫。只是未发的涵养体验不限于夜气，平旦之中也当静中体验未发。根据他的说法，体验未发与养心和养气相联系。事实上，从实践上看，静坐体验必然与调息息念相关，所以李侗在教朱熹体验未发时，首先是从孟子夜气一章的解释和实践入手的。早在丁丑六月李侗答朱熹书即指出：“承喻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也。……孟子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也。于涵养处用力，正是学者之要。”²戊寅十一月与朱熹书说：“夜气存，则平旦之气未与物接之时，湛然虚明气象自可见，此孟子发此夜气之说，于学者极有力。若欲涵养，须于此持守可尔。”³夜气这里显然是指夜间静坐以调养心气，而“未与物接之时”的“湛然虚明气象”正是罗从彦以来所说的“未发气象”，在这里，李侗明显地是用龟山门下的“体验未发”来诠释孟子的夜气之说，以夜气为未发时功夫。正如朱熹所说，李侗确实从一开始便通过各种方式诱导朱熹从事未发静养的功夫，而这种引导在《答问》中处处可见。庚辰七月李侗与朱熹书云：“某自少时从罗先生问学，彼时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闻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静处寻求，至今澳泊忧患磨灭甚矣。四五十年间每遇情意不可堪处，即猛省提撕，以故初心未尝忘废，非不用力，而迄于今更无进步处。”⁴辛巳十月书说：“窃以谓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体认到此，达天德之效处，就喜怒哀乐未发之处存养至见此气象，尽有地位也。”⁵壬午五月书也说：“承喻处事扰扰，便似内

1 《孟子·告子上》。

2 《答问》丁丑六月二十六日书，绍兴二十七年，朱子二十八岁。

3 《答问》戊寅十一月十三日书，绍兴二十八年，朱子二十九岁。

4 《答问》庚辰七月书，绍兴三十年，朱子三十一岁。

5 《答问》辛巳十月十日书，绍兴三十一年，朱子三十二岁。



外离绝、不相该贯，此病可于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处理会，久之知觉即渐渐可就道理矣。”¹

李侗对朱熹抱有特别的期望，他曾与罗博文书称：

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原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渠初从谦开善下功夫，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²

朱熹青年时曾师宗杲弟子开善寺道谦禅师学佛，对心性体认功夫有相当了解，所以李侗说他“皆就里面体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朱熹像李侗追随罗从彦时一样终日静坐以验夫未发气象。恰恰相反，尽管李侗对朱熹极口称赞，而朱熹对龟山门下的“体验未发”却始终没有表现出兴趣。李侗死后数年，朱熹在与何叔京书中承认：“……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然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³与何又一书也说：“昔闻之师，以为当于未发已发之几默识而心契焉，然后文义事理触类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区区求之于章句训诂之间也。向虽闻此而莫测其所谓。”⁴后答林择之书亦云：“……二先生盖屡言之，而龟山所谓‘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已发之际能得所谓和’，此语为近之。然未免有病。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今乃知其为人深切，然恨不能尽记其曲折矣。……

1 《答问》壬午五月十四日书，绍兴三十二年，朱子三十三岁。

2 《李延平集》卷一，《与罗博文书》。

3 《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第二书。

4 同上书，《答何叔京》第四书。



当时既不领略，后来又不深思，遂成磋过，孤负此翁耳。”¹
《中和旧说序》：“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²

当然，朱熹从学李侗期间对从龟山到延平的思想也不是毫无用力，在理性上，《中庸》未发之旨乃为学大要，这一点他并不怀疑。所以尽管延平生时他并未“尽心于此”，而有“未达”之叹，而延平死后，在湖南学派的影响下，他用心参悟中和之说达四五年之久。只是，朱熹参悟中和之说的方向已与延平体验未发之说有异。绍兴三十一年朱熹与程允夫书说：“往年误欲作文，近年颇觉非力所及，遂已罢去，不复留情其间，颇觉省事讲学。近见延平李先生，始略窥门户，而疾病乘之，未知终得从事于斯否耳。大抵此事以涵养本原为先，讲论经旨特以附此而已。向来泛滥出入，无所适从，名为学问而实何有，亦为可笑耳。”³的确，延平教导朱熹“于涵养处用力正是学者之要”，但延平所说的“涵养”更特指包括夜气说在内的整个未发体验功夫。而朱熹在延平生时始终未提体验未发一事，他只是在一般的立场上了解“涵养”与“讲论”的关系。

三、洒落气象

罗从彦要李侗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这里的“气象”实即指在静坐中所达到的一种特殊的心灵经验，如“湛然虚明”等。李侗要朱熹存养夜气至“日月至焉”的气象，亦类似。而李侗所说“就喜怒哀乐未发处存养至见此（肫肫其仁）气象”则更有一层意义。

“气象”在理学本指达到某种精神境界后在容貌词气

1 《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

2 《文集》卷七十五，《中和旧说序》。

3 《文集》，《别集》卷三，《答程允夫》第四书。